■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7月31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是賭不是賭

根據數年前一家由公益金資助的賭徒復康中心的調查發現，香港女性嗜賭問題嚴重。在接受採訪的三百五十六名女性中，有三成半人有賭博習慣。她們沉迷賭博的原因，多是受情緒影響或受朋友影響，其中五成四受訪者指感受到他人歧視。數據更顯示，輸錢最多和輸錢最快的皆為女性。

朋友甲常自嘲是「喜歡到澳門賭場玩的女人」，也不過是一年間往澳門遊樂六次，每次限制自己在賭場投注不可超越一千元。這與一些數年間輸掉一千萬元，或是每次到澳門輸掉十數萬的人，嗜賭的程度相去甚遠。

賭場賭博方式五花八門，朋友甲卻獨愛玩角子機。只玩角子機而耗盡家財的賭徒並不多見，但內地曾有一位女商人在數天內不眠不休玩角子機輸掉了過千萬。不眠不休，奮力任由角子機自動投注不能說是玩樂，而是賭博，這種沉溺大概已是不能自拔的職業賭徒。

玩角子機的老行尊說每次獲得一次大獎便要離座，否則早前贏了的錢還是會物歸原機。朋友甲對玩角子機有特別偏愛，只要能讓她在有限的資源內不停玩個夠，便會感到盡興而歸，哪管根本沒有贏取賭場的一分一毫。玩是帶着輕鬆心情，無所謂贏輸才稱得上在玩。假若憂心忡忡，在意每次的得失，那就是賭了。

世界各地的賭場，大都賺到盤滿缽滿，只有少數幾家因為經營不善而結業。可想而知，賭場必然是大贏家，是一門大有可為的企業。業內資深人士曾表示，進入賭場平均的一百人當中，肯定有三十五人是必輸，餘下的六十五人是有贏有輸，最終只有五位賭客是可以贏得金錢帶着離開賭場的。

澳門賭業自從引入美資企業，營運方式大大改變了這種娛樂事業的生態，賭場雖說是人流混雜的地方，但場內四周遍佈監視系統，保安人員眾多，令到原是最危險的地方變得最安全。在預算的資源和預算的時間離開，切勿想着乘勝追擊或是希望回本，偶然逛逛，不失是一個娛樂消閒好去處。

海闊天空

蘇狄嘉

黑龍江畔哈巴市

傍晚時分登上從海參崴駛往西伯利亞鐵路之旅第二站——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的火車，經過十二小時夜行，還是首趟在火車臥鋪睡覺，於翌晨八時，抵達位於烏蘇里江和黑龍江匯合處東岸的哈巴羅夫斯克，行程安排今晚在哈巴市留宿酒店。

哈巴羅夫斯克簡稱哈巴市，建於一八五八年，是阿穆爾河（即黑龍江）畔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位於黑龍江與烏蘇里江的交匯處，隔河與中國黑龍江省撫遠縣相望，是俄羅斯在遠東區的最大城市，也是俄羅斯在遠東的鐵、水、空路中心。

哈巴市距海參崴七百六十七公里，離莫斯科八千五百二十一公里，全市共有五個區，人口有七十萬，總面積為三百七十平方公里，中文舊名為「伯力」，一八三年為了紀念十七世紀第一個抵達此地的歐洲人哈巴羅夫而改名哈巴羅夫斯克，哈巴羅夫斯克的火車站，建築宏偉，從這裡有火車可以通往中國東北，是西伯利亞遠東地區最大的交通轉運站。

哈巴羅夫斯克是一個中國元素很多的俄羅斯城市，這不僅因為那裡有大量的中國遊客、遠東最大的中國商品市場，還因為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在這裡度過了五年（一九四五至一九五零）的戰俘生活，被關押在現已改建為度假村的紅河子收容所。

溥儀在回憶錄中曾這樣描述：「收容所給我們在院子裡劃出了一些地塊，讓我們種菜。我和家裡人分得一小塊，種了青椒、番茄、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長，我覺得很新奇，於是每天提個水壺接自來水去澆，而且澆得很有趣味。」

哈巴市觀光景點貧乏，黃昏乘船遊黑龍江、觀賞日落成為重頭節目。勾留一天一夜，印象最深的是這裡良好的生態環境和市民愜意的生活。

琴台客聚

孫浩浩

謝謝馬賽

上星期有兩天的臉書都給馬賽洗版了，其艷舞短片流出超過一星期，事情發展如連續劇，連平日較少追看電視劇的男性朋友，也罕有地會留意這八卦消息。在事情發生的第一天，就在臉書上公開詢問：「全能的facebook，有無馬賽條片可以share出來？」，還有人「跪求原片」。不論馬賽是真的「愛錯了」，還是「處心積慮撬人牆腳」，短片是由別人操刀還是自拍，老實講我並不關心，從來只會在意演員的演技及演員道德，這些閨房樂真係關我鬼事咩？

記得小時候，曾經有長輩講過，如果連隔籬屋偷隻雞也是新聞，那就證明天下太平，沒甚麼天災人禍了！馬賽成為大新聞，惹來全港市民的關心，香港是否真的如此太平？世界是否真的這樣和諧？恐怕事實並非如此。西非爆發伊波拉病毒，並有蔓延跡象，可能會影響全球。以巴戰況愈來愈激烈，小孩都成為了被轟炸的目標，學校、公園相繼被炸毀，這些都是小孩聚集的地方，一張張父母抱着自己孩子屍體的相片，其中一張相，見到一位父親抱着半邊頭顱被炸掉了的孩子，是揪心的痛。我雖是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膚色，但也無法釋懷，試問身為父母的，叫他們如何渡過？網上甚至有人話，如果不想死，就不要站在小孩旁邊。這些其實都是大新聞，只是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關心。

遠的不關心，近的又如何？政改衍生眾多爭拗，佔中不佔中，由政改公投到反佔中簽名運動，社會嚴重撕裂，爭拗由公開的論壇延伸到街頭，不論你支持或反對，但其實有沒有真正了解過甚麼是「佔中」？身邊有些朋友表示，他們並不是不關心這些議題，只是無法跟家人及朋友作出討論，因為大家政見不同，每次討論起來，都會拗得面紅耳赤，誰也說服不了誰，有時甚至不歡而散。朋友隨時因此絕交，但家人呢，難道也要從此不相往還嗎？於是大家惟有選擇避而不談，提也不敢提，見面時「點下頭，問候一下，然後已經唔知講咩好？」的情況經常出現。

還是娛樂話題比較老少咸宜，我向朋友推薦一套近期好片《猿人爭霸戰：猩凶崛起》，借猿人刻畫人性，叫人深思，想要和平、想要社會和諧，一點也不容易，地球的另一端，以巴不是正正上演着這一幕嗎？講講下不自覺又說回以巴戰爭的話題上。得，我知道是我的問題，說回電影吧。不過，不是人人都有看過這片，看過的有的又嫌文戲過多，有些人還是適合看《變形金剛》這類腦殘爆穀片。

原來最不傷和氣、最令人受落的還是近期熱話的主角——馬賽，甚麼「純純兔」、「裡裡外外都是戲」、「偽人」、「兩個成年人，又不是殺人放火」、「被出賣了私隱，點解要反過來道歉？」、「點解不聲討放片的人？」一時間，冷卻了的氣氛又再次熱鬧起來。無可否認，有些香港人仍然停留在這種層次。馬賽，你真有如救世主，你維繫了家庭和諧，挽救了多年朋友的情誼。馬賽，謝謝你。

百家廊

吳小彬

早市印象

但凡大一點的城市，時下都有二環路。我的住處，就在北方一座省會城市的二環路外一條小街上。

今年3月，市裡出台了新規定，二環路以內，早晨6點以後不准通行電動三輪車。主要以這種車輛載貨的早市商販，只好將原來的經營地點遷到二環路以外，這樣，早市與我的住處僅有不足百米。

我當然知道早市上的蔬菜新鮮，且價格比別的市場便宜。可由於一向睡得遲起得晚，再加上總覺離得挺遠的，所以很少去早市購物。現在搬到家門口了，一天，按捺不住好奇心，我起了個大早去逛早市。

首先，早市的規模就讓我吃驚。我以為可能只是一些賣菜賣雜貨賣早點的，最大不過幾十個攤位，誰想，這早市佔住名叫工農路的一條街道，攤位密佈於道路兩側，由東向西鋪展，竟有四、五百米之長。

其次，商品種類繁多。凡是日常生活所涉及的物品，這裡都有賣的，從菜蔬瓜果到米豆麵油，從鎖頭、紐扣、毛線針，到墩布、雨傘、眼鏡、鞋帽手套，再到鍋碗瓢勺、魚缸花盆，席地而擺，林林總總，花裡忽哨。特別是賣衣服布料的，十幾家商販幾乎連成一陣，從小巧的童裝到俏麗的連衣裙，從夏天的汗衫到冬天的羽絨服，從樣式陳舊的人民裝到瀟灑的夾克衫、堅實的牛仔褲，從毛巾、枕巾、沙發巾，到枱布、被罩、印花床單，擺滿了貨架，掛上了竹竿，懸飄在空中，五顏六色，琳琅滿目。不止如此，還有挑着黃旗，標榜自己是「專業祛痣，修腳能手」的人，也在此設攤，旁邊還有穿白大褂的中醫，正在為患者按摩、推拿。

我以為自己今天起床早，其實很多人更早。有的人已經買了青菜和水果，提着往家走了。蔬菜攤前當然最熱鬧，問價的、揀菜的與交錢拿菜的，擠成一團，還有就是賣布料的攤檔，一群大媽大嫂圍着挑挑揀揀、比比劃劃。我沿道路右側走了一個來回，看到白蘿蔔晶瑩剔透，買了兩隻，一元錢一斤，果然比別處便宜，看見大蔥鮮綠雪白，也買了幾根。

我邊逛邊想，早市購銷兩旺，原因不外有三，一是蔬菜大多是商販自己種的，從自家地裡直接拉到市場來，中間沒有其它環節；二是商品多出自本地，不像大型超市，貨物有來自鄰市甚至鄰省的，運輸費用降低了；三是早市基本上是自由市場，不收稅費，也不用交管理費。種種費用節省或減少了，最後落到蔬菜和其它貨物的價格上，自然也就便宜了。來早市購物的市民大多是普通人和工薪階層，對商品價格敏感，他們看中的正是這裡蔬菜的新鮮低價，過日子就得精打細算，每天買菜省一點，一年下來能省不少錢呢。

我手裡提着菜，走到早點炸油條處，忽然覺得餓了，聞着撲鼻而來的香味，很想坐下吃一頓。可早聽說吃油條不好，太油膩，裡面還有明礬，且去年檢查身體血糖血脂兩項已超標，還是別吃了吧，我催促自己趕快離開。已經走出好遠，又奈不住嘴饞，心想又不常吃，偶爾吃上一次，估計無甚損害吧。我又折了回來，找一張桌子坐下，要了一碗豆腐腦兩根油條。豆腐腦味道純正，喝一口，頓覺神清氣爽，油條也炸得不錯，酥脆松香。真是好久沒吃了，如今這油條比過去變大了，再細看，連炸油條的爐灶都由燒煤換成燒液化氣的了。

北方的早點，一般就是煎餅、油條、豆漿、豆腐腦。經營者往往是夫妻倆加一姑娘，守着街邊，一隻爐子，一條案板，幾張油跡斑斑的桌子，十幾隻凳子或馬扎。上班族和上學族把自行車往旁邊一支，過來坐下，快則5分鐘，慢則10分鐘，吃完交錢走人。早點的做法和吃法，都極簡單。南方人初來北方，很多人都不習慣，因為這與南方特別是廣州的早茶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1999年出差南國，在羊城吃了一次早茶，真讓我開了眼界，各式小菜、湯、粥、糯米雞、芋茸酥、小籠包，足足有20多道，等吃飽喝好，一個半小時過去了。所謂「食在廣州」，名不虛傳，僅一早茶，便體現了南方人的精細、講究、悠閒。而北方的早點和吃法，也反映了北方人的性格，簡單、粗獷、直爽，凡事要快捷、便當。

從那天開始，我吃的蔬菜就全在早市買了。此外，我還買過兩個塑料盆，兩件T恤，一條短褲，還有晾衣夾、茶杯、布鞋，還買到一個專剪衣服線頭的小剪子。對了，還買過兩斤點心。數這點心買得窩心，商販說是黑芝麻餡的。黑芝麻對人體有好處，我買回去就吃了一個，方知上當，就是白糖餡而已，一隻小餅裡不過兩、三粒芝麻，甚至一粒沒有，還好意思說是黑芝麻餡餅。

上月有一天，我照例去早市買菜，然後又極沒出息地控制不住自己，吃了油條和豆腐腦，飯後沿道路左側走，想消化消化。走了不多遠，忽然看到早市新增了兩個書攤。小販用塑料布鋪地，書就散放其上，我過去翻了翻，不禁有些欣喜，還真有幾本不錯的書。雖然家裡書多成災，不少書已沒地方放了，可我還是不斷地買書。這裡有一本《王荊公年譜考略》，清朝人蔡上翔著，專為王安石辯誣的，覺得挺好；還有一本《最美的散文》，裡面收錄了馬拉美的《秋》、伍爾芙的《果園裡》、泰戈爾的《對岸》，都是我極喜愛的作家的文章；又翻出一本《莎士比亞劇作選》，裡面有《哈姆雷特》、《李爾王》、《奧瑟羅》，偉大的劇作和罕見的文豪淪落至此，令我唏噓不已，趕緊將三本書買下，才5元錢一本，心想太值了。匆匆回到家中，立即打理圖書，搓去污跡，拭淨封面，《王荊公年譜考略》的封皮壞了，我找出一張硬紙，剪刀尺子加膠水，一通忙活，為書新做了封面封底。自前年看到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拍案叫絕之餘，我喜歡上了這位被保守派譏為「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的北宋名人。是啊，不少執掌權柄者喜歡阿諛小人環侍四周，招引重用的都是無聊之徒，無非擅長雞鳴狗盜一類，真有才學之人，哪肯趨附於他們？這片土地上，幾千年來滄桑巨變，天翻地覆，可似乎總有某種氛圍在循環周旋，總有幾樣人士在死而復生。從現實中我們可以輕易找到歷史的延伸，而讀歷史時油然而生的現場感，令人穿越時空，恍如走進「秦時明月漢時關」。

這早市，市井之氣，喧囂充盈，土得掉渣，俗不可耐，還洋洋大觀，別有洞天。種種今古雜陳、中外並舉、下里巴人、陽春白雪，不失為一幅時代縮影呀！

■在早市選購蔬菜的市民。 網上圖書

七嘴八舌

小臻

爲自己發聲

這個星期圍繞身邊朋友間的大部分話題都是反暴力反佔中簽名，朋友圈中簽了的人多少都有點好奇打探下「你簽了未？」回應除了「簽了」，當然有「不想簽」的人，問部分不熱衷簽的人，那你支持暴力政治和佔中？他們都說不是！那為何不用簽名行動作表示？答案一是屬放棄的態度：我是蟻民不管政事；答案二是：我中立的，不想偏幫任何一方；答案三是都不見得政治人物是好東西。當中有不少是有讀書，有知識的人，他們的反應其實反映了香港社會只是一部分人很熱衷政治，態度冷漠，喜歡冷眼旁觀的人還不少。這也反映「示威之都」未到政治狂熱地步。

值得探討的是答「我中立的，不想偏幫任何一方」的人，他們的觀念反映了目前的政治環境混亂及從政者的質素未能有突出表現，讓一些市民將目前的政治人物、政黨簡單二分化，覺得正反兩方面都有令他們失望之處，或是未有成績贏得他們的心，所以政治人物、政黨需要好的表現才能真正贏得民心，真的不能靠畀面派對式的支持過日子。

不過，也不能不告訴這班「我中立的」群體，要想一想這不是偏幫任何一方的問題，是關係你的生活環境問題，在社會事件上你不發聲，不表態，當權者就無法知道真正的民意，無論是為哪一方的簽名，群眾意見對正反雙方都有參考價值；民選議員依靠選民才可以存在於政壇，選民如果不喜歡的事他們就不會做。近年來議會暴力之所以升溫是因為社民聯長毛之流靠暴力出位而勝出選舉，令原本溫和泛民議員迫不得已加入戰場，所以你不要以為今次簽名了就政治不中立，你只是就一件事表態，不代表支持哪個政黨，讓當局，讓議員掌握真正的民意後作正確決定，最終社會發展好，你都是受益者。

許多人都知經濟是社會命脈，但經濟與政治根本分不開，政局不穩經濟即死，睇目前的泰國，早幾年的台灣就知；反之經濟不穩政局就亂，睇前幾年香港負資產時期就明。

世界上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倚重工商業，香港更加依賴工商貿易業，對於近年來香港社會上出現矛盾，仇富情緒，是有人刻意散佈歪理，製造事端。為何一定要對立，不可以互相扶持，貧富差距歷年來都存在，香港人大多為善不甘後人，捐善款最落力。大家可否少點陰謀論，多點善良的心去看別人的行為。

如何才算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其實應該有法律定義的，現時香港遍地法官，傳媒、議員、網民說你官商勾結你就是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時勢推波助瀾下你百口莫辯，不需要畀機會你解釋、申辯，人們愈來愈不知甚麼是真理，甚麼是歪理。在台灣，政府為發展旅遊，常做支援市民搞民宿經營，扶植創意商品經營等事甚平常。香港只要涉及小小商業成分也不敢做。

早前與前創新科技署署長，目前下海為中醫藥品牌和順堂總裁的王錫基，談到他正致力將中國傳統中醫藥結合創新科技，在香港發展出一套科學化的中醫中藥服務，自行開發的手機App及物流平台，提供養生保健方法，預約門診、駐診中醫師透過iPad開藥方傳到中央本草尚藥房、由中央自動化煎藥服務再按病人指定時間送藥到。又為新一代中醫提供低成本下都可開業，是踏出了香港想發展成中醫中藥港的第一步；是非常有利香港的事，問他為何不找政府支援，以加快發展步伐，他即說：「我知澳洲、台灣，許多地區會扶植一些有前途的行業，但現在的政治環境咪搞，否則又扣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罪名，我寧願同商人合作搞，一步步搞，出來效果一樣是幫到中醫中藥行業和市民。」所以別隨便扣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罪名，因為會嚇怕不少有心人及阻礙不少行業發展。

隨想國

興國

尋花

有過尋花的經歷嗎？試過在情人節當天，因為附近的花店沒有黃玫瑰和白玫瑰，而四處頻撲去尋找嗎？試過在母親節當天，因為覺得附近花店賣的康乃馨太貴，而到處找尋便宜又美麗的康乃馨嗎？試過在心愛的人生日當天，走遍港九在尋找對方最愛的花嗎？

這些花，都是花店賣的花。我說的尋花，並不是這樣的找尋，而是為了那天然生長的花，而飄洋過海或翻山越嶺去尋找花蹤。比如，自己最愛白色小雛菊，平時只能在家中種植一兩盆，但忽然看到一張照片，在某個國家某處山坡上，整個綠草坡都開滿白色的小雛菊，便馬上購買機票，親自飛過去大飽眼福一番。比如，自己最愛紫色的薰衣草，忽然得知，原來內地有處山莊，種有一大片薰衣草田，於是就在花兒盛開的時候，專程去尋找。

有過這樣的經驗嗎？或者，你在家居附近的近郊看到某種不知名的花朵，而興起到別處近郊去尋花的衝動？

香港有個年輕作家，名叫葉曉文，剛剛出了本新書，書名就叫《尋花》，在書的序裡，開始就說：「山即是心。這一年，我別無所求，放鬆，讓山野治療我心。」山野用什麼來治療作者的心靈？當然是大自然的花了，這本作者加上彩色手繪彩圖的書，有個副題叫「香港原生植物手札」，是對香港山巒一年四季長着各種美麗花草的紀錄。

假如你不知道「韓信草」長得如何漂亮，假如你未見過「香港綬草」、「南蛇棒」和「羊角拗」是什麼樣子，你想看一看，那麼，你就先看《尋花》吧，因為這本書會告訴你，這些花兒幾時開，在什麼地方開，你就不必苦苦找尋了。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鄧達智的食事

不是不支持出版業，而是家居空間和個人時間都有限，近年已盡量少買書，但在書展期間，我還是買了幾本書，包括本報作者鄧達智和姐姐鄧桂香合著的《元朗食事好時光》。既是捧場，也覺吸引。

認識鄧達智逾二十年，雖然早年他是以時裝設計師這個角色及其設計作品出現在媒體上，但其文字也不時見諸於報端，就憑滿腔熱情和對人事的敏感，以他的英文教育背景和那龍飛鳳舞般的「草書」，居然長期活躍於陸港兩地文化界。

寫時裝，他當然最拿手，畢竟是科班出身的時裝設計師，有嚴謹的學科訓練，又有扎實的實戰經驗，他對時裝史和時裝人物如數家珍，他觀察細微，觀點獨特，文字活脫跳躍，敍述別具一格，效果往往出人意表。

寫旅遊見聞也別具一格，因為那都是他的親身經歷，他多年主持新城電台的「遊山玩水」節目，將個人遊歷體驗以生動的方式跟聽眾分享，猶如聽眾的精神導遊。

至於寫美食，我倒有些意外。不過，他交遊廣闊，見多識廣，當然嚐遍各國風味美食，自有體會。不過，本書寫的並不僅僅是元朗食事，也包含了家鄉舊事和童年逸事。

元朗是香港原居民聚居的新界老區，無論是百年老店還是特色食肆，都遍見於大街小巷間，既有大同餅家、九記臘腸、恒香茶樓／月餅等馳名品牌，也有各式各樣具地方特色的小食舖。作為元朗屏山鄧氏第二十六代傳人，鄧達智儘管足跡遍全球，但一直情繫家鄉，他也不時呼朋喚友到老家吃圍村盆菜，言談間，元朗趣事常在口中。

元朗食事有別於其他地區，是因為這裡有地利之優，土壤肥沃，物產豐富，食材可以自給自足，而且新鮮及時，除了絲苗米、蔬果、牲畜外，像元朗烏頭魚、流浮山蠔、白鴿和鵪鶉等，往往是市區居民訪元朗後帶回家的「特產」。

今日交通便利，元朗不再是偏遠的郊外，但作為元朗街坊，鄧氏姐弟筆下的老字號不僅僅是味香膳美，還別具獨家故事，道道美饌猶如歷史印記，反映了元朗的地方文化，也見證着自己的成長。所以，美食評說以外，本書也寫出了作者的鄉土情懷。